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二十四回 心蕩漾翠被困春情 意纏綿紅樓醒幻夢

話說寶玉等趕到上房，赦、政二公，邢、王夫人率領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李紈、平兒、黛玉、寶釵、賈蘭夫婦、巧姐、晴雯、紫鵑、鴛鴦等圍侍榻前。賈母望望面前眾人，拉著寶玉、黛玉的手說道：「很好，罷了！」點點頭，放了手，一笑而逝。男女大小上下人等一齊舉哀，哭聲震地。死後風光，禮儀極其熱鬧。過數月，停靈鐵檻寺，治喪送殯，奢華之處，比可卿喪事加倍，不必書及。鐵檻寺中四十九天齋醮滿後，赦、政二公扶柩回南，愛孫寶玉隨行。

寶玉自出娘胎，從未遠離膝下，此日久別遠行，王夫人已經難捨，黛玉、晴雯、寶釵、紫鵑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等不忍分離。寶釵雖然豁達，愁容未見於面。而心中繫念，也是說不出的苦衷。幾日前，寶玉合襲人等同宿作別，再到寶釵處夜別。臨兩天，與黛玉、晴雯同宿，夜間三人對坐，淚眼相看。寶玉歎氣道：「我在家只有兩天耽擱，就要久別了，找些喜歡的事說說罷，何必這麼苦惱？」黛玉、晴雯淚零不止，寶玉對景傷情，亦是齊衣淚濕。黛玉道：「你自幼至今，睡覺都有女兒作伴。今兒南去，有幾月之長，一人獨睡，怎麼好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想著沒有法兒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合婉妹不拘那個的魂隨二爺去，每夜陪伴，可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只有這法很好。婉妹在家伴我，決意你隨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於今我有了伴，夜睡不寂寞了。」

轉眼臨行這日，寶玉早晨起來，拜辭祖先、闔家眾人。到了王夫人跟前，才跪下去，王夫人一把拉住大哭起來。黛玉預先推以頭昏發熱，不能出送，寶釵等只得硬著心腸吞聲忍泣看寶玉走了。此是流淚眼怕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偏送斷腸人。

寶玉去後，寶釵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等無精打采，各自歸房悶泣。婉香、紫鵑、蕙香回至瀟湘館，黛玉躺在炕上哭得目腫聲淒。婉香道：「二爺剛才走的時候，悄悄對咱們說，叫告訴奶奶，千萬別記掛他，橫豎就回來的。」黛玉一聞此言，更加哭泣，婉香等好容易勸住。黛玉幾天稱疾不出，夜裡幸得婉香伴宿，百計遣愁。寶釵終日思慮，甚無聊賴，只得到瀟湘館來同伴黛玉，閒中玩耍一群孩兒，混過時光。黛玉、寶釵、婉香、紫鵑、蕙香雖有五人同房，終不十分高興，鶯兒、麝月、秋紋也是你碰我歎。襲人素常愛靜，另住一房，因寶玉遠離，難舒愁悶，只得與鴛鴦、玉釧、碧痕住到一處，每夜說笑消遣。卻也奇怪，寶玉是個紅樓主人，他一走開，不但二妻十妾終日沉悶，即眾姐妹等也是個個咨嗟，恍如有失。

一日玉釧、襲人談閒，襲人道：「二爺這些衣服，積壓著許多沒有摺疊。你也懶得動彈，丫頭、媽子們無人使喚他們收拾，樂得打散手了。」玉釧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二爺離了家，咱們心裡很不自在，誰不是茶飯無心，懶待動彈？你這會兒說假道學，心裡不想著二爺嗎？」襲人道：「就想著又怎麼樣？到底各人要乾各人的事呀！」玉釧道：「你勤儉，你干你的，別問咱們的。」兩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絮聒起來。鴛鴦道：「罷呀！我心裡不舒服，頭都被你們鬧疼了，別叫我也鬧起來。」玉釧道：「他那心裡，咱們估記著二爺，都是懶懶的。只有他不這麼著。」鴛鴦道：「誰不是無精打采的懶樣兒？怕人笑話嗎？只怕一件事，有人知道要笑話呢！」玉釧問是什麼事，鴛鴦道：「背著人偷彈幾點淚珠兒。」一面說、對著襲人努嘴。玉釧「嗤」的笑了一聲，忙問：「誰背人彈淚；被姊姊瞧見了？」襲人臉一紅，說道：「信他渾心！」玉釧笑道：「原來是你背著人彈體己的淚。若有委屈告訴咱們，陪你彈彈，豈不好嗎？」鴛鴦道：「體己的事原是一人獨做的，大家都做了，還算什麼體己呢？」襲人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饒了我罷！我一個人攔不住你兩人揉搓了。」

那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是夜，襲人夢見寶玉回家，與寶玉同眠說話。鴛鴦同襲人並頭睡，只聽襲人說：「我的爺，你合我多睡兩夜，再合他們睡。」鴛鴦一翻身伏到襲人身上，襲人緊緊抱住，叫道：「好爺，好爺！」鴛鴦忍不住笑著說道：「是我，是我。」襲人驚醒。原是夢中抱住寶玉雲雨，醒來卻是鴛鴦撲在背上，羞得無言，只是推鴛鴦下來，被鴛鴦緊緊壓住，問道：「好呀！你叫二爺合你多睡兩夜再合咱們睡，為什麼你要占強些？倒得說說。」襲人半響無話。鴛鴦借此開心，抱著襲人親嘴摸奶，又摸下身。一手伸到襲人腿跨，不禁叫聲：「呵唷！你這丫頭要死了。」急得襲人低聲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別叫喚，你疼我罷！」連忙拿塊絹子與鴛鴦措手。玉釧睡得正濃，被鴛鴦說話驚醒，說道：「你們玩罷咧，把我鬧醒了。」鴛鴦道：「碧丫頭只怕沒有醒。」聽聽碧痕鼻作呼聲。一會兒，玉釧又睡熟了。襲人道：「咱們說的話，他兩個死睡的不知聽見沒有？」碧痕忍不住「噗嗤」一笑，襲人忙在他身上撿了一把，說道：「你裝得好！」碧痕只不則聲，於是鴛鴦、襲人再人黑甜，各人又有別夢，且不說印。

次日，背地裡碧痕問鴛鴦道：「姐姐，昨夜把襲姐姐開心倒也有趣，為什麼『呵唷』叫了一聲？」鴛鴦道：「我合他說話，又玩他，你都聽見了？」碧痕道：「都聽見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我摸他奶子，又摸他的下身，他底下遺了一灘冷精，把我嚇的叫了。」碧痕道：「這是他常有的毛病，怕人知道，所以他要一人獨睡。」鴛鴦道：「這裡四個人，就是他離不得二爺。」碧痕道：「二爺最愛玉二奶奶合晴雯姐姐，在他分中談得多。」鴛鴦道：「那也怨不得二爺，各人都要自知分兩。連寶二奶奶都不能比他兩個，何況咱們呢？」

不言此處評量，再說瀟湘館裡黛玉、寶釵、婉香、紫鵑等日間除辦正事之外，不過同眾姐妹遊戲消遣，總不如寶玉在家的興趣。黛玉向寶釵道：「近來姐姐心裡覺著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懶懶的，百不自在，沒有興趣。妹妹可是這麼著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合你同病相憐，心裡蕩漾，神氣昏倦，時刻思睡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是磕睡蟲纏住了，再也睡不足。咱們近來很睡的早，起的遲，為什麼時刻困倦要睡？」黛玉微微一笑，向寶釵低低說道：「咱們都是春思太過，所以如此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既看穿了，就不必思他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可能？縱然看得穿，想得穿，無奈拗不穿，實在沒有法兒。」說話間，婉香已躺在春台上睡著了，不一會的工夫，紫鵑、蕙香已在裡間內鼻鼾有聲。寶釵道：「你聽他們都躺著了，我也要躺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合你一陣兒躺。」

不言黛玉等終日春情困倦，再說寶玉到了南京，赦、政二公廬墓安塋，寶玉在舊第內另外打掃一進書房起居，一人獨宿，焙若住宿廂房伺候。一日從莫愁湖經過，路傍酒帘招收，寶玉下馬沽飲歇息，突見對門一女子倚門而望。寶玉定睛一看，年在垂髫，丰姿俊美，想起當年的金釧與此女一龐無二，越看越像，心想：「晴雯、婉香相像之奇，今又有對偶了。難道此女係金釧轉世，與我還有續舊之緣不成？」此女看見寶玉這般美公子，目不轉睛的望著寶玉，竟看呆了。忽聽後面有人連叫幾聲「雙釧」，此女才轉身進去。寶玉喜驚，又慮又悲。驚的是此女華美可口；喜的是此女與金釧同龐，命名又不失本旨；慮的是要買此女作妾，不知成與不成；悲的是金釧命苦，落水身亡，轉世投胎，受許多磨折。

正在出神，焙茗走來道：「請二爺裡面坐著喝酒。這條路到老太太墳上去，必要打這裡過的。」寶玉進來，拿著杯喝了一口酒，歎口氣，放下酒杯，悶悶的坐著，不則聲。焙茗道：「二爺有什麼心事？」寶玉搖搖頭。焙茗又道：「二爺離家久了，可是惦記的很？」寶玉又搖搖頭。焙茗道：「二爺若有心事，告訴奴才，替二爺解解悶。」寶玉道：「胡說！」焙茗道：「奴才伺候爺這些年，爺的心事，奴才都猜得著的。那年璉二奶奶生日，席還沒有散，爺叫奴才跟到水仙庵，撮土為香，奴才代爺禱告，一心至誠，神靈感動，今兒所以應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瘋了嗎？說這些瘋話給誰聽呢？」焙茗道：「幾年頭裡爺告訴過奴才的。」說到這話，四下一望；附在寶玉耳邊道：「那年瞞著人出城，係為金釧姑娘去的。先前對門站的那個女兒，不是金釧姑娘活現了嗎？爺望著他發呆。他望著二爺，那個小心兒不知怎麼樣愛呢！二爺若要他，倒也不難，奴才變個方法買了來，帶回京去，豈不是天從人願了？」寶玉被焙茗說得合意，對焙茗道：「我的心事你已知道，恐怕這個人買不來，怎麼好？」焙茗道：「咱們回去想個主意，明兒再來辦。」於是寶玉同焙茗回來。

果然次日焙茗去辦得妥妥當當，來回寶玉道：「奴才訪得這家子是個旗丁，本人叫成全，夫妻兩口未有兒女，因運糧進京，買著這個孤女，愛如珍寶。許多富宦要聘為繼室，總不情願。今兒奴才去說，這雙釧娘的母親……」寶玉道：「事還沒妥，你怎麼就稱姨娘？」焙茗道：「爺放心！事已千妥萬妥，人也千喜萬喜的了，還不該叫姨娘嗎？姨娘的母親昨兒叫她女兒，瞧見二爺同姨娘

對望。今兒奴才把咱們家的聲勢、二爺的人才一說，他母親……」寶玉道：「你怎麼又叫起『他』來？」焙茗道：「該打該打！說錯了。姨娘的母親喜歡的了不得，不但今世願意，只怕來生都是願意的。後首他父，該打！又說錯了。姨娘的父親來了，奴才又告訴了，更是願意，連身價都不肯說多。聽爺賞給。奴才一想，雙劍姨娘這個人，輕易宦家小姐還趕他不上。奴才擅專許下身價二千兩，不知可合爺的意？」寶玉忙說：「很妥當。」焙茗又道：「話說定了，奴才就到咱們廊下綢緞店裡兌銀，立了文書。又在當舖裡支銀五千兩，趕辦衣服首飾並進京盤費使用，叫成家擇了吉日月，寫船隻親自伴送進京。」一面在靴掖內取出文書，交與寶玉看了，又說道：「衣服首飾都是交當舖裡朝奉們備辦。明兒走的時候，二爺寫一書子，把成家帶進京，送到咱們家就是了。」寶玉連連點頭道：「辦得很妥當，回家重重賞你。」焙茗笑嘻嘻打千回道：「奴才不望別的，求爺的恩典，賞個好丫頭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愛那一個，就給了你。」焙茗回道：「再說罷！」這且按下。

再表柳湘蓮因苗疆又鬧事，征剿平伏，得勝班師，路過雲夢，一人微服入山，叩見師父。煉形子見湘蓮氣宇昂俊，心中甚喜，說道：「爾於今效力王家，功名成就，不虛我的指示，倒也罷了。」湘蓮道：「弟子違別師顏數載，今兒順道特來拜說，不知何年再得到此。」煉形子道：「那年爾下山之時，我原許爾十年之後再來此地，完爾夙因。今我煉氣已成，不久即往蓬島棲身，避塵絕谷，六十年後，再得與爾相見。爾的前妻雙卿寄托鄰媪伴居。此時年已及笄，正好偕爾同歸。但此女我亦授其劍術，比爾尤精，其性烈非常，心貞如玉，必須和順同居，方安其室。今叫童兒合爾去攜妻，就此與爾一別也。」湘蓮本是個至情的人才，見師父即要別離，不禁哭拜於地。煉形子道：「六十年一彈指耳，爾既為英雄丈夫，何作此兒女之態？」

湘蓮無法，只得拜別師父，隨童子到了酒市街頭。童子扣開門來，引湘蓮進見，表明來意，即回去了。許雙卿見著湘蓮，如遇故知，並無差澀。彼此敘了數語，雙卿道：「哥哥可念這媽媽伶仃孤苦，伴我有年，帶回去養老罷！」湘蓮道：「理當如此。」一面幫著收拾了包裹行裝，僱車載到行營公館，將雙卿華飾起來，帶了回京。

到家，妙玉接見，攜手入室，兩人歡洽，姊妹稱呼。湘蓮說了始末原由，因雙卿年幼，待等稍長成房。妙玉向湘蓮道：「妹妹雖少於我，聘在我先，當為正配，我為副配。」湘蓮道：「你雖如此說，但使他不安。最好他為元聘，你為元配才得平允。」兩人齊說：「哥哥定議如此，公道極了。」此後雙卿傾心折服妙玉，妙玉極情愛戀雙卿，湘蓮夫妻三人單鳳配雙鸞，雍雍和睦，後裔繩繩翼翼，皆善良之報也。

雙卿歸後，亦與群釵為伴。大眾謂黛玉為元美，晴雯、婉香為並美，喜鸞、妙玉、可卿、尤二姨、雙卿為五美，寶釵、寶琴、藹若為三美，尤三姐、平兒、香菱、襲人為四美。仍有分類七美、八美、九美、十美的，不必細述。獨有惜春一念潛修，日與諸姊妹遊戲，夜則參禪入定，五關已通，將來功行圓滿，坐化歸西，乃幻境中第一名清無渣滓的真仙。此是後話，預先交代。

現在仍要折到寶玉身上。卻說赦、政二公將賈母安葬已畢，帶了寶玉回京。到家這日，通家男女接見，彼此敘些別後的話。寶玉回到瀟湘館，一群媽子抱著哥兒、姐兒鬧了半日才散。寶玉道：「姊妹姊妹們都瘦了，瞧著我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如前一樣。」黛玉叫秀筠將雙劍帶來，寶玉一看，格外出跳的好了，喜不自勝。晴雯、紫鵝等都圍在房中，寶玉問玉釵道：「你同雙劍怎麼稱呼？」玉釵道：「我總把他當姊姊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天到的時候，他們兩個竟如久別重逢，抱著大哭。我想竟把他列在金釵姑娘之下，玉釵姑娘之上，成了他們姊妹之情。玉釵姑娘以下的行次，往下一統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麼著很妥貼。」一面出來，隨赦、政二公吃過晚飯，回至瀟湘館，妻妾等重新洗塵暢飲。是夜與釵、黛同眠，久別遠歸，床第風情比新娶尤盛，不必細述。兩夜後，再到各妾房裡住宿。雙劍年輕，待後再與圓房。但許久思念，一朝而釋。雙劍在新屋裡與玉釵同居，將碧痕挪到怡紅院住。

寶玉得雙劍之後，一生缺陷都已補全。一日同黛玉商量，又想做好事，積陰功。黛玉道：「善事都做全了。前年添了收檢浮屍、掩埋枯骨；去年添了夏施茶水汗衫、冬施薑湯綿襖；今年又添了遇荒即賑、修補橋樑道路並破觀頹庵、敬亭壞驛。細想再無可做的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的想頭比我精細，再代我想想。」黛玉道：「再只有相好分中用情。但一切親朋每年已有周急之資，助其食用並喪婚大事。細想再只有代其安葬墳塋，亦是善舉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一件很好，明兒就要趕辦。若非妹妹想到，提起我來，幾乎忘了：前兒柳二哥同璉二哥談心，說起尤三姐當日葬的那塊地甚好，有一位著名的地師看過的。柳二哥說，他們將來百年後，合現在兩位柳二嫂、尤三姐四人共一穴，已擇吉將外面墳堆墓道預先做定，日後一同合墓。恰好尤二姨所葬之處與三姐相離不遠，璉二哥亦請這先生看過。據說二姨、三姐葬處名駕鸞交頸形，兩墳相接，若兩姓夫婦都阡葬此地，世代姻聯不絕，並且富貴悠久。璉二哥也定了主意，將來他合鳳姐姐、平姐姐、尤二姨四人也同一穴，照柳二哥一樣。他二人同議，將來兩家男女匹配，不許字他姓，世代結婚，兩人已稱起親家來了。柳二嫂子已有孕，若生一女，則配璉二哥家大姪。這是因二姨、三姐兩人的情，牽連到世世代代的姻婭。情之所鍾，情之所感，因情系情，由情及情，情之於人，所繫甚大。我又因情好，想起一個少亡的至友。」黛玉問是誰，寶玉道：「蓉大奶奶的兄弟秦鍾，少亡於風流之疾。他與饅頭庵的智能兒最好，因他死了，智能兒相繼而亡。明兒將他二人合墓，以全其生前之願，可又是一善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此舉極善，要辦得秘密，若張揚出來，倒損其名譽。」寶玉道：「很是的，兩個鬼都要感激你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有一件。」寶玉問：「怎的？」黛玉道：「司棋、潘又安兩人，你倒忘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又想起一件要廣行的：本京城已設了化字功德所，但只京城一處。再寫書子知照各路管事的，處處添設化字所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的心思無微不至，可還有什麼事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再可不必了，普天下的好事，那裡能夠做的盡？只要大宗善事認真辦理，不使徒費銀錢、虛有其名，就算功歸實濟了。至於小節的事，何能盡乎？聖經云『大德不逾閒』就是了。」

正說間，寶釵走來，笑道：「女師父開講了。」寶玉告以前言，寶釵道：「我倒想著一件：義學已經有了，再添設女義學，多聘女師，教書字、針黹，並教紡織，女學生造就有成，人家娶著賢才內助，多安其室。此功不小。」寶玉道：「誠哉！是言。即如我好姊妹相助，善處不可勝計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又想著一宗要補的：藥局裡施捨的藥，可都齊全？」寶玉道：「凡內外科男女各症，以及麻痘、幼科、難產、跌打、損傷，敷藥、煎劑、膏藥、各種膠丸都全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第一要多備貴重的藥，貧乏人家買不起，給他救病才算陰功。再將那價廉的藥料、奇驗良方，多刊刻出來，普遍傳人濟世，又勝於送藥多矣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更好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公事已畢，請繼私事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前兒議的金釵會到底怎麼樣？」晴雯突然走來道：「聽丫頭說，兩位奶奶合二爺又議了許多好事，我想起一件，不知爺合奶奶想到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說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想貧苦之人，將男女典質與人家為奴，亦是沒奈何。遇著作惡主人拷打作踐，苦不可言。若無力贖身者，給資與贖，全其骨肉之情。這件陰功不小。」寶玉、釵、黛互說：「很好，這是件大陰功，必要做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一事補後，再無遺漏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咱們的會事怎麼樣？你再說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三人住到紅樓，他們十二人暫住到那邊十二樓。只咱們十五人家樂，每樓玩幾天，歸總在紅樓一會結局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忽聽外面報導：「有旨意到了。」嚇得寶玉心中亂跳，忙趕出去。原來是著賈政督監欽工事件，有半年耽擱。賈政趕著收拾；辭別起程，合家送行，一切禮儀不敘。

且說寶玉同釵、黛商量，將一群男女孩子盡搬到新屋裡居住，接了薛姨媽過來，住到新屋裡照應一切，鴛鴦、雙劍、襲人、玉釵移進園中居住。做會的時候，晴雯住芙蓉樓，婉香住九曲樓，紫鵝住曉春樓，鴛鴦住聽月樓，雙劍住杏花樓，玉釵住梨花春雨樓，襲人住鹽陽樓，麝月住絳雪樓，秋紋住紫蔽樓，碧痕住聳翠樓，鴛兒住紅樹樓，蕙香住夕陽樓，寶玉、黛玉、寶釵住紅樓。每夜妻妾十四人同歌共飲，極盡歡娛。這是「金釵輪樓會」，紅樓住了半月，再到各樓輪住，每樓幾天，又歸到紅樓，更番輪轉。寶、黛等雖夜宴良宵，日間還是同眾姊妹吟詩歌曲、煮酒評花。

一日，寶玉又發個議論道：「每夜都是十幾人熱鬧飲酒。從明兒起，每樓住一夜，同在樓的二人對飲。這裡住三夜，合姊妹

妹三人共飲。做個清靜的輪法。」於是又輪了兩輪。

這夜，黛玉、寶釵酒後卸妝坐談，寶玉道：「找件什麼玩意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合我都有了酒，我要睡了。」說著坐到床沿換睡鞋，寶釵向寶玉丟了一眼，寶玉會意，忙道：「我代妹妹拿。」一面伸手在褥底下取了出來，遞與黛玉。黛玉道：「怎麼差了一隻？」寶玉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黛玉側身掏摸那只，卻是寶玉藏在袖內，趁黛玉側身之際，暗遞與寶釵。黛玉笑對寶釵道：「不謂侯門禁錮，閨房內尚有偷兒。姊姊代我速拿扒手。」寶釵道：「人賊現獲。」說著將鞋托出把玩，黛玉道：「於今捕快同賊勾連的，一轉眼賊就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有一對，請妹妹對來：

我實愛你一握纖纖，正好他攀轅直入，霎時間守見你鞋底尖而瘦。」

黛玉應聲對道：

「咱只怕怎長吁急急，奈何彼奮戰趨前，傾刻裡但聽恁鼻孔眼而哼。」

寶釵又道：

「妹妹星眼含錫，果然哉！春色橫眉黛。」

黛玉答道：

「姊姊桃腮帶暈，若是乎！春意透酥胸。」

寶釵又說：

「妹妹夫人城雖固，他若被堅執銳而攻，直抵長驅而入，何以御之？」

黛玉道：

「姊姊娘子軍太威，彼竟氣阻汗流而潰，曳兵棄甲而逃，不須追也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姊妹詼諧，可稱勁敵。」一面將鞋與黛玉換了，向寶釵道：「姊姊也換了鞋睡罷！」寶釵道：「我慢點子，要看他鞋底尖而瘦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怕我聽他鼻孔眼而哼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不必看，妹妹不必聞，和了罷！」寶釵道：「你是司空見慣，我要識荊識荊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的眼睛又不生在腦後，如何瞧得著呢？實只耳有聞，目無見也。」寶釵點頭歎道：「這麼件美事，自己瞧不著，足見天下好事缺陷的多，要想法挽回轉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何苦來？總要挑他。現在許多刁鑽古怪的脾氣磨人，還攔得住你長他的智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怕他刁鑽古怪嗎？」黛玉道：「我要睡了，不合你們鬧了。」於是黛玉先睡，因有了酒，一著枕便入沉酣。寶玉、寶釵商議了一會，寶玉笑道：「果然若中了這計，任你怎麼樣；我都依。」寶釵因酒後興濃，便道：「這會兒不必怎樣，就是那樣。」寶玉會意，忙寬衣就寢。次日起來，三人相視而笑。寶釵道：「妹妹昨夜借醉逃軍，不能抵禦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可曾敗北而旋？娘子軍已得勝否？」

調笑了一回，各人梳洗畢，正在商議事件，忽見一群媽子捧了許多盒子報導：「柳二奶奶生了一位極體面的哥兒，柳二爺喜歡的了不得，推了兩車的喜蛋過來了，比頭裡三姑娘、雲姑娘養哥兒送的喜蛋還多些。」又見蘭哥跑得氣喘吁吁進來，請了寶玉等的安，忙道：「二叔叔，兩位嬌娘大喜！咱們二姨娘、喜姑娘昨兒半夜裡肚子疼，今兒早晨都養下兩個表弟了，可是難得的。」寶釵：「再待你家也生個哥兒，才是大喜哩。」賈蘭道：「但願應嬌子的金言。」說畢轉身回去。有個媽子說道：「兩位舅奶奶養的兩位哥兒眉清目秀，姑太太說就像舅大爺出世的時候一模無二，老太太喜的了不得。」黛玉聽說，快樂更甚。寶玉趕著往兩家道喜。寶釵：「又要鬧兩家湯餅會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爽性待幾天，蘭哥兒媳婦必生貴子，三家齊做，更熱鬧了。」次日午牌果然賈蘭生子，賈氏又添一代長男，閨府內外人等熱鬧非常，三家各處親友慶賀道喜，不必細述。

再說寶玉一夕興發，同釵、黛共飲女兒酒。寶釵因受過黛玉指寶玉作弄，亦暗與寶玉商量，將藥下在酒裡擺佈黛玉，被寶玉看他鞋底尖而瘦。黛玉知覺，復同寶釵調笑，假意抱怨道：「你們裏謀作弄的我好呀！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作弄我就該的嗎？好妹妹，只此一次，往後你我再不必相調了。」

次夜，寶、黛將睡，寶玉笑道：「咱們再燙壺女兒酒喝著玩。」黛玉勃然變色道：「我可可不傻。」寶玉見黛玉聲色不好，急得汗面，忙道：「妹妹，你於今非比從前的性兒，千萬別賭氣。咱們自回生以來，從沒有變過聲色，何苦為這點小過不自在起來？都是我的不是，偏有個寶姊姊肯助紂為虐。我明兒也睡在床，叫寶姊姊撲在我身上，我跳起腳來做，還你那個原樣，算賠不是。如何呢？」說得黛玉「啞啞」的一聲，捧著心口道：「我要笑死。你想想，你睡在底下，雙足高蹺，豈不是對朝天蹬嗎？」寶玉回味，也大笑不止。黛玉道：「你怎麼顛倒糊塗到這個分兒？」寶玉：「我原不糊塗，見你生氣，把我急糊塗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實告訴你，我剛才是假發氣哄你的。別說小過，就是你待我有大錯處；也是出於無心，我何肯生氣？今生今世，合你一路和氣到底，你放心就是了。此後這藥都埋了罷！不過這個味兒，吃了到底傷人。」寶玉道：「埋了可惜，不如送人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是移害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

正在商量棄藥，瓊玉來邀寶玉到同年家赴局。回來，瓊玉大醉。寶玉不放心，跟著同走。近日，寶玉將眾妾搬回，不在十二樓住宿。瓊玉自己同喜鸞住在豔陽樓。寶玉送瓊玉回到樓上躺下，喜鸞問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們一同喝酒，怎麼他醉得這個樣兒？」寶玉細細一看，又到瓊玉嘴邊嗅嗅，對喜鸞道：「兄弟本不能嗎酒，提朋友們再三苦勸，只得勉強喝了。有兩位連動雙杯，大有可疑。我看兄弟的情形已不能喝了，他偏要喝，說這酒香甜的，很好。喝下去醉了還是小事，只怕受了人播弄，還中了藥呢！」喜鸞大驚，問道：「怎麼中了藥？是什麼藥？豈不要醉壞人？好哥哥，你告訴我。」寶玉心想：「此話怎好告訴妹妹？」大悔自己不該衝口直言，急的抓耳撓腮，無詞以對，又不能不說。停了半晌，只得說道：「兄弟中酒還不要緊，中了藥可解。酒另有別的文章，但你臨睡時需要多吃些參膏，要緊！要緊！」喜鸞道：「他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時候他吃不得，明兒早晨你兩個再同吃罷，我回去了。」寶玉一面下樓，復翻身上去，對喜鸞道：「你必需多吃，要緊！」寶玉走後，喜鸞忙燉參膏一碗。臨睡時，自己喝了一半。再三一想，參能解酒，將那一半與瓊玉吃下。那知參能壯氣，喜鸞大吃其虧，此是不適兒言而偏愛丈夫之過。次日，兩人起來，瓊玉向喜鸞道：「昨夜酒後顛狂，捱他們作弄夠了。」喜鸞似嗔非嗔、似喜非喜的回到：「還要說！」又微微一笑：「這班混賬幌子，再別理他。」

瓊玉自此與這班酒食之朋斷絕往來，只在家中宴樂。一夜，同喜鸞談些日後的事再睡。兩人的魂飄飄蕩蕩到了一個地方，林間露出瑤台璇室，宮門外一條通道，中間一座彩石牌坊，上書「春花夢境」。兩人過了牌坊，迎面來了一個仙裾飄飄的女人。瓊玉暗向喜鸞道：「來的像位仙姑，咱們向前禮拜。」忙迎著叩首道：「敢問仙姑是何真仙？望求指示。」那人道：「我非仙姑，乃警幻仙姑屬下春夢娘是也，專管人間美豔風流境、溫柔富貴鄉一切少年佳偶的春夢。那夢迷之人，我速速點醒他，若執迷不醒，墮入夢迷津，則永世沉淪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弟子們愚蒙，謹承教誨，敢問弟子二人曾被春夢所迷否？」夢娘道：「你二人現在雖迷春夢，卻能警醒。還有貴友柳湘蓮夫妻三人服了媚藥，亦迷在春夢之中，與你三人情同一轍，經我點醒了。倒是那二位極有根底的真仙，長日芳情纏綿，春意纏綿，昏迷春夢不醒，殊出意外。」瓊玉問是何人，夢娘道：「今外兄賈寶玉、今姊黛玉。」瓊玉又問：「他二人何如是極有根底的真仙？還乞賜教。」夢娘道：「寶玉是青埂峰下神瑛侍者，黛玉是靈河崖畔絳珠仙妃，二人功行修歷千有餘年，因為酬恩情重，所以歷劫塵凡。」瓊玉道：「寶玉身登榮顯，美妻豔安成行，富貴繁華無逾於他。敢問後來休咎如何？」夢娘道：「不但他全家是好的，就是你們幾家都是遺福今終，因你們幾家約同廣行善事、修積陰功的報應。至於神瑛侍者，自開闢以來，就有他的形質，久經鍛鍊，在青埂峰無聞無見，四大皆空，不知色為何物，真乃太古之人。此時歷劫，所以警幻仙姑把一個亙古未有其美的絳珠仙子撮合與他為妻，又著許多美花仙女與他為妾，使其群釵共敘紅樓，樂人間汝有之樂，娛世上絕少之娛，非同泛泛也。」瓊玉道：「他根底不事聲色，為什麼反歷美色之場，完其塵劫呢？」夢娘道：「物極必反。惟其本不愛色，反娛之以美色，幻化之用也。其情酷好好色。至誠之理也。總而言之，空現色，色歸空。卿雲彩霞、青光碧靄，時而有之，空現色也；嬌花易

謝，美女早夭，未能長有，色歸空也。」瓊玉、喜鸞道：「弟子等謹聞教矣。」夢娘道：「柳卿夫婦三人春夢已斷，你們春夢將闌。今托你二位寄語紅樓主人，是其時矣，醒了夢罷！」瓊玉打點再言，夢娘修忽不見。兩人醒來，對說所夢，歷歷如見。

次日，瓊玉、喜鸞將夢中之言，細細告訴寶玉、黛玉，二人不勝駭異。到了夜飲的時候，寶玉向黛玉道：「兄弟說夢娘的話，『群釵共敘紅樓』，我又想起一個輪法來了：外間兩邊設下十二副床褥，叫他們同住樓上，或一夜一輪、兩三夜一輪，咱們同居一樓，隨意取樂，可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橫豎你迷於春夢之中，怎麼玩法，由你心之所欲罷了。夢娘寄信與你我：早些醒夢。無如你竟不醒。」寶玉道：「非是不醒，遲早總要醒。」，黛玉道：「早醒為上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要早些醒夢，我說不如無夢。」過了幾天，晴雯、婉香、紫鵲、鴛鴦、雙釧、玉釧、襲人、鶯兒、麝月、秋紋、碧痕、蕙香十二妾同住紅樓左右兩側，寶釵居樓中邊旁。寶玉、黛玉居中央，共樂多時。

一夜，寶、黛酒酣興極，枕席纏綿，說不盡萬千情況。兩人的夢魂攜著手，飄飄蕩蕩，一直到了太虛幻境。警幻仙姑迎見，敘了些別後的話。寶、黛叩問後來休咎，仙姑道：「隨我來。」上了一台，仙姑指著下面道：「你們瞧瞧去；寶、黛俯首一看，但見府第騰輝，兒孫輩一陣一陣，森森玉立。仙姑指與兩人道：「這是你們下半世的富貴繁華，不過如此。於今你兩人何不就此歸真，不必下去了？」寶玉、黛玉面面相覷，似有難捨之意。仙姑道：「我知你們的心事，還要下去樂足百歲歡娛，再來歸位，可是的麼？」也不等寶、黛開口，將兩人笑推了一下。說聲：「去罷！」寶玉、黛玉一同驚醒。

兩人原為春宵漏永，兩意綢繆，一覺美睡，不期夢入幻境，遇著仙姑，警示難從，忽然被推而醒。兩人同坐起來，但覺香溢羅幃，風生繡榻，融融春氣，日色橫窗。細憶前事，還是紅樓一夢。

醒世歌曰：

一覺紅樓夢有年，幻成珠玉締良緣。
人生未必能如此，莫使清明入黑甜。
香豔貪稠樂未央，紅樓春夢涉荒唐。
欲知兒女鍾情處，試向篇中仔細詳。
漫謂紅樓事綺靡，個中情味少人知。
哀矜喜怒諸情備，惟有癡情不改癡。
風月由來易認真，誰人能渡此迷津？
紅樓原是浮生夢，離合悲歡盡劫塵。
夢熱黃梁日已西，夢回春老鷓鴣啼。
情魔夢幃情糸夢，記取情癡夢自迷。
隨分《詩》《書》樂日長，布衣和暖菜羹香。
百年一覺春宵夢，莫蹈爭名奪利場。
名是爭場利是關，算來名利不如閒。
悟空世事無如夢，超脫煩籠一解顏。
瞥眼繁華總是虛，窮通數定殆何如？
紅樓幻出胡言夢，便以胡言作道書。